

萍踪寄语

韬
奋著



靳 青

萍踪寄语

上海三联书店

封面装帧：范一辛

萍踪寄语

稻 奋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原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7年9月新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插页：6 字数：353000

上海绍兴路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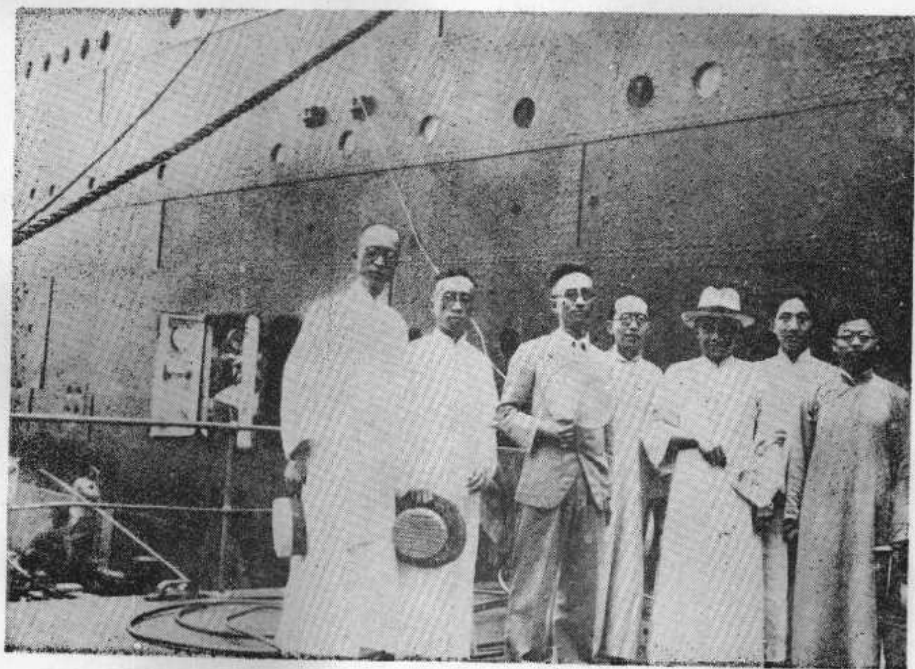
书号：17486·1

ISBN 7—5426—0003—6—Z·1

定价：3.50元



一九三三年在伦敦



韬奋(左起第三人)被迫乘轮出国时留影

(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



、 稻奋和美国学生旅行团在苏联访问

(一九三四年八月·莫斯科)

目次

萍踪寄語 初集

萍踪寄語初集弁言	3
一 開端	7
二 首途	9
三 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12
四 到新加坡	16
五 僑胞的憤慨	18
六 船上的民族意識	22
七 到科倫坡	24
八 驚濤駭浪後	27
九 海上零拾	30
一〇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33
一一 海程結束	36
一二 威尼斯	39
一三 佛羅倫薩	42
一四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45
一五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50

一六	世界公園的瑞士	54
一七	出了世界公園	58
一八	巴黎的特徵	60
一九	瑕瑜互見的法國	63
二〇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66
二一	再談巴黎報界	69
二二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72
二三	法國的大學教授	75
二四	法國的農村	78
二五	在法的青田人	81
二六	由巴黎到倫敦	84
二七	華美窗帷的後面	87
二八	英倫的休戰紀念日	91
二九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	94
三〇	談“泰晤士報”	97
三一	“曼徹斯特導報”的創造者	100
三二	曼徹斯特	103
三三	利物浦	106
三四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	110
三五	凡勒拉訪問記	113
三六	從愛爾蘭歸途中	117
三七	“巴立門的母親”	120
三八	如此救濟！	123
三九	紙上自由	126
四〇	大規模的貧民窟	129

四一	獨立觀念中的叫化子	132
四二	家屬關係和婦女地位	135
四三	英國教育的特點	139
四四	英國的華僑	144

萍踪寄語 二集

萍踪寄語二集弁言	151
四五 再到巴黎	153
四六 遊比雜談之一	157
四七 遊比雜談之二	162
四八 唯一女皇統治的國家	167
四九 荷蘭的商業首都	173
五〇 所謂領袖政治	178
五一 褐色恐怖	183
五二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186
五三 經濟的難關——失業問題	191
五四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196
五五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199
五六 南德巡禮	207

萍踪寄語 三集

萍踪寄語三集弁言	217
五七 初登西比爾	223

五八	船上的一羣孩子們	227
五九	船上生活的一斑	230
六〇	兩個會	234
六一	初到列寧格勒	238
六二	上岸後的第一天	242
六三	小布爾喬亞的末路	246
六四	談蘇聯旅行社	250
六五	莫斯科的鳥瞰	253
六六	莫斯科暑期大學	258
六七	暑期大學的學生生活	262
六八	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266
六九	運動大檢閱	271
七〇	夜間療養院	274
七一	托兒所	277
七二	托兒所的辦法	281
七三	墮胎院	286
七四	婦孺衛護博物館	290
七五	幼稚園	294
七六	一個農夫的演說	298
七七	妓女治療院	303
七八	莫斯科的一個區政府	307
七九	佛勒格機械廠	311
八〇	工資、工作時間和生產力	315
八一	社會化的工資	318
八二	蘇聯工業的管理機構	321

八三	蘇聯的工會·····	326
八四	一個工廠的教育實驗所·····	330
八五	工人城·····	335
八六	結婚和離婚·····	339
八七	家屬間的關係·····	343
八八	民事註冊局·····	346
八九	性的關係的轉變·····	350
九〇	發動機製造廠·····	354
九一	布爾穴俘公社——罪犯創造的新村·····	357
九二	謁列寧墓·····	362
九三	舒西努集體農莊·····	365
九四	集體農莊的重要性·····	368
九五	兩個博物館·····	371
九六	診治院和工人住宅·····	375
九七	“列寧的三歌”·····	378
九八	“真理報”的最新設備·····	381
九九	言論自由的問題·····	384
一〇〇	蘇聯的南方·····	387
一〇一	哈爾科夫的農場和工廠·····	390
一〇二	第聶伯水電廠·····	393
一〇三	開放給大眾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	397
一〇四	雅爾達·····	400
一〇五	先鋒營·····	405
一〇六	兒童療養院·····	408
一〇七	狄卡特集體農莊·····	412

一〇八	經奧得薩到基輔·····	415
一〇九	基輔的農場和工廠·····	419
一一〇	回到莫斯科·····	422
一一一	蘇聯的教育制度與其特點·····	427
一一二	伯納夫教育專門學校·····	434
一一三	鐵道專門學校和職業學校·····	440
一一四	音樂專門學校·····	444
一一五	莫斯科大學和航空職業中學·····	448
一一六	紡織專門學校·····	452
一一七	蘇聯的電影和戲劇·····	456
一一八	不賺錢的商業·····	460
一一九	衣食住行怎樣? ·····	465
一二〇	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	471
一二一	再經列寧格勒回倫敦·····	478
一二二	關於蘇聯的一般的概念·····	482

萍踪寄語

初集

萍踪寄語初集弁言

記者自去年七月十四日離國赴歐以來，轉瞬已經半年了。記者此次除自己存着學習的態度到歐洲來，還想常就自己觀感所及，盡力寫些通訊，藉“生活”週刊報告給國人。寫到現在，以英國爲一段落，已積有五十一篇，共約十萬五千言左右。不幸“生活”週刊於去年十二月間“迫於環境，無法出版”，“萍踪寄語”僅登出一小部分，暫時擱置。現在先把以英國爲段落的編成初集出版，就正於國內外的讀者和朋友們。

在這半年裏面，一面忙着看，一面忙着談，一面忙着閱看有關各國的書報刊物，抽出一些餘下的時間“走筆疾書”；而且僅就觀察所及，拉雜寫來，當作面談，並不是什麼有系統的著述，謬誤之處，倘蒙指教，不勝欣感。有的情形，“生活”週刊上的國外通訊裏已經說過的，在這“寄語”裏都從略，以避重複。例如關於法國的報紙，徵言先生曾經有過一篇“每天離不開的報紙”（參看“深刻的印象”，生活書店出版），把法國重要的各報內容說得很詳細，我關於法國報界情形的通訊，便注意到別方面去。又例如關於英國的“長衫工人”（在英國稱爲“Black-coated Workers”，重溪先生這樣譯，英國人雖無所謂長衫，但在意譯方面似很切近），重溪先生最近在“生活”上也有一篇“英國的長衫工人”，說得很透徹，所以我就不再贅述了。

這些“寄語”雖然是“拉雜寫來”的零篇短簡，但是記者在觀察研究的時候，在持筆敘述的時候，心目中却常常湧現着兩個問題：第一是世界的大勢怎樣？第二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要研究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不得不注意中國所在的這個世界的大勢怎樣，這兩方面顯然是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記者很想於“寄語”全書末了的總結論裏，就淺近所見，提出一些和國人共同討論，此時還想暫爲保留；雖則在敘述的客觀的事實裏面，有時候也許已零星流露了一些管見。

歐洲是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個部分，而在西歐的英國，更是所謂“民治國家”的老大哥，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最後壁壘；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關係，除日本外，她要算是最重要的了，所以我對她也特別注意。在已往的半年中，有四個月的時間費在英國，這本初集的“寄語”，關於英國的通訊也佔了大部分。

關於歐洲全局的形勢和對於遠東的關係，要在“總結論”中研究；但是關於上面所提起的這位“老大哥”的現狀，却有一件最近發生的事情，可以借來做代表的形容。

本年二月六日——就是記者執筆作此弁言的前一天——在英國銷路最廣的一種日報“每日先驅報”(Daily Herald)上面載有一段新聞，標題是“母親爲着子女餓死”，內容大概如下：

“有着三個子女的一位母親，名 Mrs. Gwendoline Edith Hickley，年三十三歲，住倫敦 Balton-road, Hampstead, N.W.，她的丈夫原是一個保險業經紀人，失業九個月了。他的失業救濟金領滿之後（普通只有二十六星期），每星期只領得所謂‘過渡救濟金’十四先令六辨士。這母親情願自己挨餓，使她的丈夫和子女不缺糧食。

她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一句埋怨的話，只於每天費了許多時

候到店舖裏去東張西望，尋覓最便宜的東西帶回來。回家後假說自己已經吃過了，使她的丈夫子女吃得飽。

她太疲勞愁苦了，前幾天她竟死去，倒在汽灶的附近。昨天由檢驗官白瑾斯（W. Bentley Purchase）檢驗，判爲‘神經不健全而自殺’。但據他檢驗的報告，死者的胃裏一點食物的形迹都沒有，所以他（指檢驗官）又說道：‘這個婦人大約是自己挨着餓，使子女吃得飽。她曾經留下了一封和她的老母親告別的信，裏面就說起她所要做的事情。死的那一天，她還出去一次，事前告訴她的丈夫，說她出去到店舖裏去看看。她回來的時候，已在她的丈夫上牀睡覺之後。當他正在睡中，她下樓去自盡。’這檢驗官又接着說道：‘倘有值得我們同情的事件，這就是了。’他說後，送一個金鎊給死者的丈夫。

據死者的丈夫所述，她對於子女的愛護，實無微不至，死前最後的一件事還替兩歲半的最小的女兒挑織一件外衣。他說：‘自從陷入困境以後，我的妻常憂慮，但却從未有過怨言。當我出外去尋工作不得，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的餐食總是預備好等着我，孩子們都已吃飽，她自己總說已經吃了些東西。在過去的三星期裏，她必是暗中把買回來的糧食更多分給我和子女。我如果早知道，也許可以救她的命。’”

這幕母愛的慘劇，聽者大概無不爲之悽然酸鼻的。

我引證這件事，當然不是說英國人大多數都到了這樣餓着肚子的時候，英帝國的“剩餘力量”當然還够支持多少時候。中國有句俗語叫做“油乾燈草盡”，資本主義進展到了第三期，它的漸漸地崩潰，在目前“油”雖還未“乾”，“燈草”雖還未“盡”，但這樣下去，是朝着“油乾燈草盡”的路綫走去，這是很顯然的趨勢，這是可注意的一點。檢驗官於“同情”之餘，奉送金鎊一個，這在檢驗官，我們固然不能苛求，因爲這類事當然不是檢驗官所能解決的，但這樣的“慈善爲懷”、“奉送